

▼三味斋

高旭旺无疑是诗人中的一个奇才,我想到他,就想到他对诗的那份热情,那种执着,那种锲而不舍的追求。在这个越来越世俗和利益化的时代,高旭旺常常让我惊奇地看到诗歌的神奇。高旭旺是个农村长大的孩子,从小失怙,部队把他培养成人。没上过大学的高旭旺,和高尔基一样,同样证明了社会对于一个优秀诗人的成长是最好的大学。我与高旭旺相识有30年了。30年前,我和妻子总爱像今天的“驴友”一样背着背包旅行,那年到了河南,高旭旺硬要给我们当向导,坐硬板慢车,挤长途汽车,喝糊辣汤,逛少林寺,吃硬馍,看唐三彩,他的热情让这次极普通的旅行刻进我的记忆。我对高旭旺说,你真厉害,名字里有十个太阳,还是十个太阳之王!

我忘记了他说是谁给他取了这个名字,但高旭旺真像他的名字,一辈子都热情似火地痴爱诗歌。他书写的诗歌,质地是明朗的、响亮的,像炭火那样烤人。因此,他有了自己的读者,有了自己的诗友,读者和诗友成了他事业最重要的部分。在相当长的时间,他的诗歌也显得有点“不合时宜”。好在揣着十个太阳的高旭旺依然保持着对诗歌一往情深的追求,好在高旭旺觉得自己的一生都是诗歌带给他的。一个乡下的穷孩子,挎着一支装着诗集的绿色军用书包闯进了诗坛,闯荡几十年,被读者和诗坛所接受。

读了《竹子在雨中醒来》,我为高旭旺短诗写作的精彩所征服,阅读过程中常常拍案叫绝。高旭旺充满哲理的小诗,是从他的生活中来,是他生命体验的结晶,也是他用热情之

▼百家品书

那是2011年10月的一天,我突然接到《联合报》副刊主编宇文正女士的邮件,她惊讶的程度不亚于考古学家有了新发现,她迫不及待地告诉我,王鼎钧(她接着称呼先生“鼎公”)给《联合报》发来一篇短文,盛赞我刚刊在《联合报》的《新诗50家》,她打算在“回音壁”栏目刊出。借着一些台北友人的来信,我才得知因我那篇拙文,竟有那么多台湾读者在“脸书”上争论得脸红脖子粗,可惜我无缘一睹那样的“盛况”。更没想到,先生及席慕蓉女士都对拙文大加称赞,他们或撰文或在各地演讲中频频引用,令我感念不已。

当然,还是靠宇文正女士牵线,我这个不知天高地厚的晚辈,冒冒失失与先生通起信来。先生的第一封来信就吓我一跳,我学宇文士称先生“鼎公”,先生落款竟自称“弟”。读到《今天我要笑》,先生在文中透露了“鼎公”的缘起。原来“鼎公”是当年同事送先生的绰号,表示“表情呆板,说话也没什么趣味”。读到这里,我顿感脸红,自己怎会如此糊涂?竟把心中偌大的敬重,装进了这充满贬义和调侃的称谓?我久久凝视着这本书,转念一想,又心安理得起来。

宇文正们力求用“鼎公”,准确无误地表



魏玉明是厚积薄发的作家。他的人生经历是其文学创作取之不竭用之不尽的源泉。他的两部现实主义长篇小说《同龄子》和《葵花女》,以反映时代风云变幻为主线,理性评判重要历史时期的功过是非,真实再现特定时代社会环境中人性的真善美和假恶丑,表现出作者观照历史、关注现实、疗救社会和国民精神痼疾的勇气与担当。

古诗诗歌的句子、用词,某些气息,叫人想起这些诗歌背后的源远流长——读读他的《西凉月光小曲》:“月光如我/到你床沿//月光怀玉/碰见你手腕//月光拾起木梳/半截在你手里//另外半截/插在风前//一把锈蚀的刀/插在离支以南//大雪铺路/向西有牛羊的尸骨//借光回家/取蜜在你舌尖”。

这样的诗,会叫我们想起我们过去曾经有过的诗。叫人忆出身下的泥土大地,千万年来依旧在滋养万物,春种秋收。这样的泥土大地也滋润了诗人古马的诗歌。尽管古马也有其他一些颇具现代性的诗,但是他的根是在这里的,既在古典的文脉里绵延,也在生生不息的民间泥土里“取”着自己的“蜜”。

陈仲义在评论古马诗歌的时候说:“依偎母语的源头,是一种带露水的原汁原味,鲜润的、富有朝气的萌生。它与枯老、衰颓无缘。古马的源头特色,不啻立足于地域风土,还深入遥远的诉求。他不独守同一个‘傍晚’,而是更善于返回幽邃的源头,探求原来的金木水火

# 诗歌语言的淘金者

□叶延滨



火炼出的语言的黄金。我完全同意老诗人屠岸对高旭旺短诗的评价:“这些诗句,是不是那么透明,有如晨曦,有如滴翠,有如鸟鸣,有如窗棂上的雨珠?是。然而还有一种感觉:这些诗句更像阳光下的金子。高旭旺写诗的步骤,或者说,他的诗歌意象的创造历程,就是从平凡生活的沙土中筛出一粒粒闪闪发光的金子的进程。这是一种何等可贵的收获!”

高旭旺十分擅长抓住生活中看似普通的人们熟视无睹的事物,赋予其更为丰富的内涵,创造出寓意深厚、令人寻味的意象。如《病

房里的鲜花》:“病房里的鲜花/都是别人送的/放久了/红的变成紫的/紫的变成白的//病人活着/想要白花/不要红花//病人死了/想要红花/不要白花”。诗中有鲜花、色彩、人物、不同位置人物心理的对立和变化。没有说教,也没有警句,却在充满画面感的空间里写尽了人生百态。写尽人生百态的还有《挂历》:“你总是把自己高高地挂在墙上/让别人/每天,看着你的脸/过日子/时间长了/别人会把你的脸/一张一张撕下来/扔进时间的垃圾里/当做日子/当做日子过”。这首诗有较明确的指向,有讽喻,有锋芒,让我感到新鲜的是,诗人赋予这样短小的诗作一种戏剧冲突,前面指向那些高高在上的人物,后面笔锋一转,淋漓尽致写出那些仰人鼻息的小人物内心那种不甘心和维护自我尊严的努力,实在是神来之笔。

不甘听任命运的驱使,一辈子努力成为命运的主人,高旭旺在用短诗塑造世态百相时,更留心为命运画像。如《二胡》:“月光下/你用一根弓/把人拉瘦//而,二胡/很虔诚/把弓又拉成人”。命运和挑战者都出场了,还有月光,为这场角力勾勒出美的线条。其实,命运之所以叫命运,除了抗争和奋斗的“正能量”发挥,更多的时候,命运不可知,命运的无奈,更具有悲剧色彩。人类所有的探求者想找到答案而又总是无解,因此,命运才那么让诗人着迷。如《船夫》所揭示的让人不能忘记的画面:“一辈子与橹杆/打交道/后来。被/橹杆抬走//一生与水/交朋友/后来。被/水溺死//死死守望河流/最后。还是/翻了船”。命运有

时需要抗争,有时更需要承认,如同承认生死,如同懂得“舍得”与“放下”。若《二胡》是抗争的高旭旺,那么《船夫》是放下了的高旭旺,知天命不易,何况诗人乎?

诗人的命运就是为各种命运画像,我们的诗歌历史长廊里,留下的千年传唱的佳作,就是一幅幅命运的肖像画。高旭旺的短诗中,我也看到了诗人画出的各种肖像:“路,是你的/命,是你的/你浓缩/成一颗心脏//扛着背阴/爬行。在潮湿的/角落里”。这是怯懦者的命运——“扛着背阴爬行”,读到这里,我的背脊也一阵发凉。然而“生命/把生命逼上绝境/朽木/也能开出花朵”。这首《木耳》是抗争者的赞歌,只不过高旭旺笔下的英雄,都是悲剧小人物,如他写到《华山挑夫》:“……脚。一步一步/把山挑起/肩。一天一天/却挑不起自己”。结尾在“挑不起自己”,使充满悲悯情怀的高旭旺和其他歌唱者区别开来。

在高旭旺的新作中,最富有艺术价值的是他创造的具有多种指向和寓意的意象,这显示了他不仅是从生活的泥沙中的淘金者,更有可能成为将泥土点化为金子的炼金者。我祝贺高旭旺,并希望读到他更多好作品,因此,我借高旭旺的《小鸟》结束这篇短文,我相信,这首小诗是诗人的预言,也是诗人的梦想:

“鸟儿很轻/树,很粗/一场风雨过后/鸟儿压倒了树/从此/鸟儿成了森林/森林成了鸟群”。

《竹子在雨中醒来》,高旭旺著,河南文艺出版社出版)

血儿聪明,先生用各种体裁真混血出了大聪明。《白纸的传奇》中的白纸,《秦岭看山》中的山,《鸳鸯绣就凭君看》中的日记,《我是怎样离开中国的》中的路途,《向绿芽道歉》中的郁金香等,莫不是意味深长的动人意象。加上文中俯首即是妙喻,更令文章成了妙句的集锦,摘不胜摘。散文易碎、松散,但先生搬来塑造人物、讲述故事的小说、戏剧技法,叫它凝神,譬如布施迷阵的悬念、戏剧性的情节、意味深长的对话、充满哲理与自省的独白、第一人称和全知视角的转换等等,这些在《白纸的传奇》中的诸多篇什,体现得洗练、完整。

先生的文章还屡屡勾起我写散文的冲动,这冲动一定普遍,不说会蔚然成风,至少一些读者会跃跃欲试。为什么?掩卷三思,最深切的感受是,原来散文还可以这样写!读者也许听说过文章的真谛“法无定法”,但满目见到的散文,无不中规中矩,与小说、诗歌、戏剧泾渭分明,未见有胆大的践行者。先生仿佛深谙春秋战国的合纵连横术,婉寓言,恋诗体,留日记,兜揽断章孤句,又混杂小说、戏剧、诗歌的血统,真担得起“条条大道通罗马”的豪气。

《白纸的传奇》,王鼎钧著,江苏文艺出版社2014年5月出版)

长篇小说创作要写好人物,讲好故事,需要作者熟悉生活,把握生活,具有扎实的文字语言功力和小说情节营造技巧。《葵花女》有名有姓的30余个人物,俱有血有肉,呼之欲出。作者善于讲故事,娓娓道来中展示人物内心活动、推动情节演进的精彩细节俯拾即是。

葵花耐瘠薄,不奢望充足的水肥。但是葵花也需要赖以生存的土壤。披衣叔、蜗牛哥、罗笑白等人就是许丽诺生存的社会土壤。不论是关心她的人,还是伤害过她的人,不管是逆境还是顺境,都丰富了许丽诺的成长历程,成为葵花茁壮成长不可或缺的环境条件。

葵花不舍太阳,视阳光为生命之根本。许一帆、水青、披衣叔就是许丽诺的阳光,罗笑白、魏安宁后来也成为许丽诺的阳光。许一帆和水青何其正直、善良、淳朴,他们的身教和言教化作许丽诺性格的精髓。

作者塑造人物时匠心独运,融浪漫主义创作方法于创作中,阐释了葵花精神的丰富内涵,为故事增添了浓浓的诗情画意。《葵花女》,魏玉明著,中国文联出版社2013年11月出版)

建树,这才是难得的。我甚至以为,古马可能是那种一直能写到生命最后的诗人。那样,才是完整的诗人的一生。那些戛然而止的诗人,甚至是天才式的流星一闪的诗人,总是会让人遗憾。

古马这些年也开始研习中国古代的散文,比如叶天廖的《甲行日注》一则:“今漂摇子处,西风片叶吹,雨敲纸窗,但听松涛声,在屋顶上,如千斛蟹汤澎湃,羁怀旅况,一往而深。”这样的文字,耳濡目染,也许能从另一个侧面进入古马的诗歌,成为他诗歌的另一个舒宽的隐秘来源。这样的文字里面有真正的人文气息,而这正是当下文人内心的缺失。所谓“风骨”,此即是。

张岱说,一为文人,写文章就怎么也想写好,这脾气改不了,不由己。他的话是:“劫火猛烈,犹烧之不失也。”古马亦是那样的人,于诗之孜孜以求,每每令人感动。一个这样的诗人,哪里没有好诗。

《古马的诗》,古马著,甘肃文艺出版社2014年4月出版)

2014年6月27日 星期五

▼新书快读

主持:黎 华

## 《花花朵朵坛坛罐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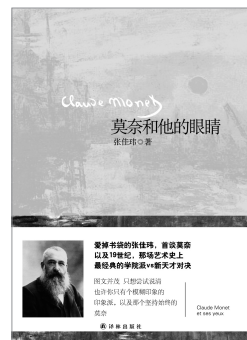


沈从文 著  
重庆大学出版社  
2014年3月出版

1949年以前,沈从文是作家,写了40多本小说和散文;1949年后他转行做了文物研究专家,和坛子、罐子、绸子、缎子打交道近40年,其间的专注和投入并不比早年从事文学创作时少,对文物的鉴赏和积淀的艺术观同样是大师级的。本书收录了沈从文鉴赏文物的心得和对艺术的感悟,包括笔记、随笔、讲稿和学术文章,涉及器皿、织锦、服饰、书画,以及地方的民俗文化,从中不仅可以饱览丰富多彩的文物考古艺术,也可寻觅沈从文离开文学圈后的生命轨迹。

该书是文物鉴赏的重要参考,以文献与文物互证的方法研究文物,寻绎源流,行文活泼,目光独到,还从古为今用的角度提出很多日常工艺发展的设想,处处可以感受到沈从文对生活中美好事物的热爱。

## 《莫奈和他的眼睛》



张佳玮 著  
译林出版社  
2014年3月出版

“80后”作家张佳玮首次将自己擅长的传记评论文体和美术史资料相结合,以中国当代青年的视角,看待百年前法国那位不以天才著称,却因自己的画作命名了一群新天才的莫奈。

该书与专业美术史大部头相比,显得轻巧而精致。张佳玮用心描绘了莫奈60多年的艰辛人生和创作历程,以及印象派崛起和传承的过程,同时还不忘点缀莫奈与雷诺阿在饥肠辘辘之际身着华服聊饭吃的趣闻逸话,来保持文字的“悦读”性。文中还解读了莫奈各个时期的代表作品。他写出了莫奈的勤勉,更写出勤勉背后的底色——对自己理念的坚持与不悔。透过他的书写,读者看到的是莫奈,是整个印象派,也是作者张佳玮对于人生的独到见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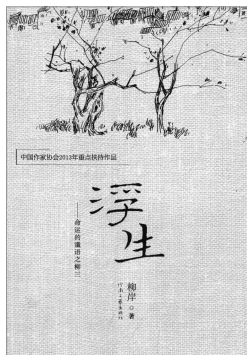
## 《黄金时代》



朱云乔 著  
石油工业出版社  
2014年5月出版

萧红是民国时代文坛上的奇女子,苦难锻造了她的文学禀赋,在小说《生死场》《牛车上》《呼兰河传》里,流淌着她真实的情感。而她与萧军的爱情苦旅更是曲折传奇。他们不仅创造了丰富的文学财富,也演绎了令人唏嘘的爱情故事。然而,他们却最终在这个时代里走失。他们的爱情犹如一首跌宕的歌,让人微笑又落下泪来。本书以萧红和萧军的感情为主线,为读者还原了一段黄金时代里的个人悲欢。作者以深情的笔墨,将他们的情感世界刻画得淋漓尽致。

## 《浮生》



柳岸 著  
河南文艺出版社  
2014年4月出版

《浮生》是作家柳岸继《我干娘柳司令》之后出版的第二部长篇小说。小说的时间跨度非常大,从1940年代一直写到当下,讲述了底层小人物柳三颇具传奇色彩的一生。作品抽丝剥茧式地描写了这个人物性格的内核:

“精明”与“投机”。柳岸认为,这份精明绝不是柳三个人的,而是很多中国人身上所共有的。中国文化、中原文化造就了中国人、中原人的精明,然而这份精明却是双刃剑,并不能让人们摆脱戡戮般的命运。

## 《爱我中华》



夏永奇 著  
吉林人民出版社  
2014年3月出版

《爱我中华》共4卷本,收录了作者创作的诗词1640首,由学韵诗壁、郴州圆梦、韶关纵情、广州观光、琼崖探迹、厦门路浪、福州谒圣、上海取经、大潮寻踪、嘉兴问路、北京暖身、桐庐寄趣、会稽凝爱、宁波摄魂、肇爱家乡、盛赞豪杰、狂咏龙蛇等19个篇章组成。作品中描绘了数百位中国当代诗人人群像,也展示了多位当代杰出人物的风采,艺术再现了中华民族源远流长的文明史。这是作者继《如此江山》《风云人物》之后的又一部诗词新著。